

● 遥望中东 ●

以色列的“安全诅咒”



牛新春

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
研究院教授

犹太民族曾经历过苦难深重的3000年历史。从公元前六世纪的巴比伦之囚、始于公元70年长达近2000年的三次“大流散”，到近代的排犹运动、大屠杀，再到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延绵不断的战争，苦难记忆成为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，也是以色列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尽管以色列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，犹太民族也早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但以色列和犹太人没有获得心心念念的安全感。今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两周年之际，《纽约时报》发表评论指出，历经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，犹太人的处境依旧艰难，有一件事未曾改变——犹太人依旧孤立无援。以色列强大却“孤立无援”，这是一种安全悖论，也是一种“安全诅咒”。

在国际政治中，安全是一种奢侈品，既脆弱又昂贵。“无政府状态”是国际与国内政治的最大区别，主权国家的安全不能依靠法律、法官和警察来维护，必须依赖国家之间的互动来实现。实力和道

义是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安全不可或缺的两大手段，各国的差别在于两者勾兑的比例。太强调实力，往往造成别国的不安全感；太重视道义，又缺乏实力支撑，常常招致强权霸凌。回顾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历史，该国主要依靠军事实力保护国家安全，既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也带来了无穷后患。

1948~1967年，以色列主要为生存而战，通过占领土地来保护国家安全。根据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181号决议，以色列可在巴勒斯坦地区57%的领土上建国，这引起周边阿拉伯国家不满，并在次年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。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，以色列不仅占领了联合国划给巴勒斯坦的领土，还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。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扩大后的领土，确保了以色列的安全，但也埋下以色列与埃及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长期战争的祸根。国家安全不能少，也不能太多，过多的安全恐将带来不安全。

196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

没有国家能威胁以色列的生存，以色列本有时间和空间追求相对安全、适度安全或共同安全，但机会稍纵即逝。1973年起，以色列陆续尝试“土地换和平”。1979年，以色列将西奈半岛交还埃及，同埃及签署和平条约，埃以之间迄今再未爆发战争。此后，以色列试图解决对叙领土争端，但未成功。1993年《奥斯陆协议》签署后，“土地换和平”适用到巴勒斯坦问题，但未取得预期效果。1998年的临时和平协议《怀伊协议》是截至目前巴以之间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，此后巴以冲突不断恶化，以色列国内政治一路“向右狂奔”，直至2022年产生“史上最右翼”的内塔尼亚胡政府。

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刺激了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，其国家安全政策中的道义成分愈发稀薄。冲突爆发前，以色列对哈马斯、黎巴嫩真主党、叙利亚、伊朗实施管理和控制的政策。冲突爆发后，以色列则要彻底消灭哈马斯，彻底消除叙利亚、真主党和伊朗的抵抗能力与意志。这导致冲突迟迟不能结束，且范围不断扩大。早在2024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就曾劝说内塔尼亚胡停火；今年8

月以色列600多位退休安全高官致信特朗普，认为哈马斯已无能力对以色列构成战略威胁，呼吁其施压内塔尼亚胡政府结束战争。但是，以色列执着于“彻底消灭哈马斯”的战争目标。今年10月9日，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加沙停火协议，但11月2日内塔尼亚胡仍强调，将继续消灭加沙以军控制区内的哈马斯势力。

现如今，以色列已通过暴力手段重塑其中东地缘格局，哈马斯、真主党、伊拉克民兵、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实力均被大幅削弱，难以对以色列形成战略威胁。目前，以色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道义不足。1973年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斡旋埃以停火时，指出“实力平衡与正义相结合”才能带来持久稳定。以色列若不撤出被占领土，恐将长期处于“不安全状态”，追求“绝对安全”或将适得其反。

为防止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悲剧重演，1948年联合国通过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》。然而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今年联合国多家机构认定，以色列在加沙犯下多项种族灭绝罪行，甚至39%的美国犹太人也认为以色列正犯下种族灭绝罪。这可能是以色列“安全诅咒”最形象的体现。